



古代埃及彩繪陶俑。  
(曾肅良攝於法國羅浮宮博物館)

# 近來發現的 古代埃及 陶俑膺品

Recent Discovery of  
Fake Ancient Egyptian  
Clay Figurines

曾肅良 Su-liang TSENG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助理教授



古埃及陶俑人像膺品及其模子。  
(大英博物館藏)

## 前言

在歐洲考古學家和探險家紛紛到世界探索的年代，埃及就已經是引人注目的焦點；早在十八世紀的時代開始，在埃及政府缺乏文物保存的概念之下，大量的埃及古文物被歐美人士以各種方式帶走，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 VII)，在一八六九年當時愛德華七世仍為王儲之時(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之子)，應邀到埃及訪問，埃及政府特別安排了一趟考古之旅，讓愛德華七世親自發掘一座早經安排的古墓，一共發現了二十一件木乃伊(Mummy)，伴隨大量的文物藝術精品，讓愛德華七世帶回英國做為私人收藏，由此埃及文化與文物藝術品的收藏，愈來愈成為歐美風潮；直至今日許多歐美的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都或多或少收藏了埃及古文物，西方學術界對埃及古文物的研究一直未曾稍歇，埃及古文物在國際藝術市場上，仍然相當搶手，因此埃及古文物的膺品也與日俱增，最近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批據稱是被定位在埃及第十九王朝(The 19<sup>th</sup> Dynasty)的相當稀有的古代埃及彩色陶俑和陶偶(Egyptian Faience Shabtis and Servant Figures)，自一九九七年現身在文物市場以來，早已經被許多趨之若鶩的歐美文物商大舉蒐購，並在藝術拍賣會

中公開發賣，更有部份已經流入歐美地區極富盛名的大型博物館；但是近來經過歐美學者的研究，而將一真相公諸於世，造成了最近歐美文物市場不小的震撼。

## 膺品歷史溯源自十七世紀

事實上，古埃及彩色陶俑膺品現身，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在十八到十九世紀初期，當時許多訪問埃及的歐美重要人物，都被贈送埃及古文物做為紀念品；同時大概自一八三〇年代開始，繁榮的埃及觀光業早已經使得陶俑膺品大量流入市場，以應付川流不息的觀光客的需求，雖然膺品出現的歷史已經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但是仍然有許多專家學者受騙上當。目前最著名的的例子，是在一六三五年，當時由英國的總主教(Archbishop Laud) 遺贈給牛津大學包里安圖書館(Bodleian)的一件古埃及彩色陶俑，目前收藏在牛津大學的阿許莫里安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分析，證明就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偽品。

曾經有一位西方的文物商，在他買了許多古埃及彩色陶俑膺品之後，欲將之退回賣主，賣主秘密告知他，負責製造假貨的工匠擁有數個古埃及的卡姆衛斯特王子

(Prince Khaemwast)的彩色陶俑真品，工匠將之當作製作贗品的模具範本，因此他能夠在真品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增加一些造型上的變化，並給它們賦予適當貴族或僧官的名稱，有時候這些陶俑贗品的名稱根本是胡謔亂起的假名，以躲避古代文獻的追蹤，在許多紀錄付之闕如的古埃及歷史資料裡，然而這一招往往能夠吸引許多人的歷史幻想力，成功地矇混許多專家的眼睛。

## 卡姆衛斯特陵墓充滿傳奇

目前市場上這一批新的仿品，早已在國際文物市場流通了數個月之久，我們可以發現有許多是有意去模仿卡姆衛斯特王子(Prince Khaemwast)墓中所出土的彩色陶俑真品，原因在於其墓中所出土的彩色陶俑不多，而市場上非常熱衷，使得其價格居高不下；尤其是白色的陶俑更是稀有。第二個原因在於卡姆衛斯特王子本身具備引人入勝的傳奇背景和故事，他是雷姆西斯國王二世(Ramesses II)的兒子，同時他也是孟斐斯(Memphis)神廟的高級僧官，負責聖牛(Apis bull)的祭典，歷史也將之描述成第一位埃及的考古學家，因為他曾主導修復許多古埃及建築物和紀念碑；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由他主持修復的第五王朝的烏納斯金字塔(The 5<sup>th</sup> Dynasty Pyramid of Unas)。

卡姆衛斯特王子的陵墓，在一八五二年，被曼雷塔(Auguste Mariette)發現，出土了陪葬的彩色陶俑；而另外有一些彩色陶俑，則被皮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發掘於另一座宣稱也是卡姆衛斯特王子的陵墓。

目前在市場上的卡姆衛斯特仿品中，來自於數個偽造集團，風格各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言，贗品外觀往往要比真品精美，真品不論在整體造型、胎土的細膩度、彩繪的筆法和象形文字的描繪上，反而顯得相當粗糙而且近乎稚拙，而仿品這種精緻的感覺，主要即在於符合市場的期待，以便更能夠去吸引收藏家和博物館的青睞，而事實證明此一策略常常是相當有效的。

## 真品與偽品的科學分析與比較

從外觀上，贗品與真品有精緻與粗糙之別之外，從胎土上分析，埃及古彩色陶俑的胎土，與歐洲古代彩色陶俑成份不同；歐洲古代彩色陶俑的胎土含有被精細碾碎的石英或石英砂，並加上細石灰和草木灰，有的則是加上碳酸鈉的成份，以便在高溫的窯爐中幫助玻化作用的進行；而埃及古代彩色陶俑的胎土，則屬於一種石膏泥，在表面敷上一層由碳酸氫鈉、矽石、石灰石等成份所組成的釉色之後，再以大約八百度到一千度的高溫燒製完成。因此當我們從胎土的斷面比較，真品的胎質一般粗鬆，而贗品的胎質，則顯得緊密而玻化程度較佳。而不論真品贗品的胎土，都含有雜質，經顯微分析的結果顯示，為微量的赤鐵礦和磁鐵礦，是在製作過程中因泥料的使用自然發生的現象。

從釉藥色料上分析，贗品表面的藍色和綠色是以銅元素來發色，而在二十一和二十二王朝的真品上的深藍，是以鈷料來發色，黑色的部份則採用錳礦和氧化鐵來發色。從斷面上作比較，贗品的釉層一般非常薄，而真品的釉層則相對較厚，大約在0.55mm左右。

從製作技術方面分析，真品的陶俑通常由兩層泥料所組成，首先由粗泥做出一個內模，此一內模並不上任何顏色，再由精細泥料覆在外層，加以捏塑而成，而贗品往往無此現象，而且贗品的胎土較硬，整體重量也要較真品重，尤其是外表呈現紅棕色的贗品，掂在手中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出來；原因在於贗品的泥料，可能是類似生水泥般物質的土料，而且加入熟石灰和黏土做為助熔劑，以便含有雜質和砂粒的胎土能夠固結良好。

## 螢光測定與熱釋光測定

一九九八年五月，洛杉磯市博物館的文物保存實驗室(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Conservation Laboratory)，曾將真品和卡姆衛斯特陶俑的贗品，應用

X射線螢光測定，做了一次精密的分析，主要探索其中釉藥過程的差異；結果發現上黑釉的偽品，釉色中含有錳的成份，其潤化作用使得釉色變成不透明釉；而有趣的是，不論在胎土和釉色中都含有大量的鉛元素，鉛元素被故意加入，可能主要當做一種助熔劑，使得釉色在窯爐中流動性增加，並使其顯現光澤，一般釉色也較薄。然而根據研究報告顯示，鉛一直要到第二十二王朝時才被應用到釉藥的燒製，而且是用在護身符和陶瓶，目前並沒有實證顯示被應用到陶俑之上。而對真品的分析結果顯示，沒有任何微量的鉛元素被發現存在胎土或釉色中，符合目前的證據所顯示，一直要到公元前一百年左右，鉛釉陶才出現在埃及的陶藝製作中，而且僅僅限於一般陶器的製作上。

一九九七年六月和七月，這些偽品的樣品，也曾分別被送到英國牛津的考古學實驗室做熱釋光測定，熱釋光測定主要用來判定陶器燒製的年代，結果顯示這些偽品都是在二十世紀下半年所燒製。

## 結論

由於歐洲收藏家和學者的質疑，所引發的一連串的研究與分析，雖然使得國際文物市場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但是至少偽品已經無法在市場生存，由於歐美學界和收藏界一向相當重視研究和勇於揭發假象，因此在文物藝術鑑賞的水準上才能逐步提昇，不會總是停滯在人云亦云、瞎子摸象的階段，而且也使得藝術市場的交易秩序要比我們正常，交易公信力的維持也相對優異；無論如何，作偽之現象雖自古有之，但是坐視不管，任其是非不明，造成藝術市場的投機作假的風氣，恐非良策，畢竟收藏是一種揉合美與知識的行為，同時牽涉到人類對美與真理的追求，兩者皆不可偏廢，從此一歐洲文物市場對贗品的分析與公開討論的現象，藉由輿論來使贗品與作偽者不敢輕易逾越雷池，相較於中國人往往因顧全面子或其他因素，而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漠視態度，使得市場魚目混珠的現象盛行，其中利弊得失，實值得我們省思再三。■



仿古埃及18王朝石灰岩人形雕像偽作(Shabti)。  
(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藏，6 3/4英寸高)